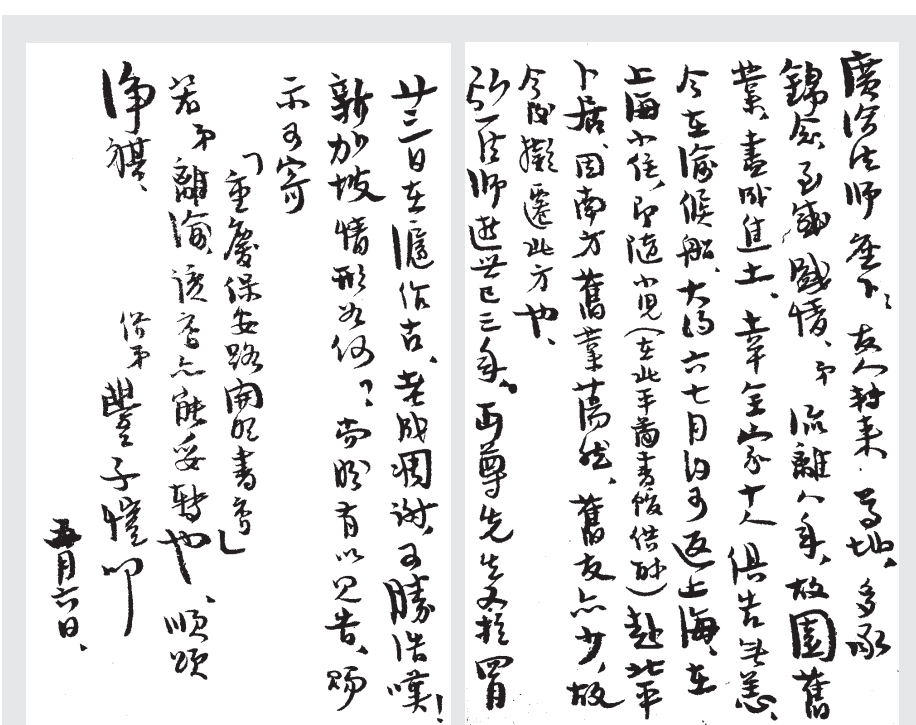


●管继平

■文人尺牍(十三)

方外知音何处寻

——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



二十多年前,我和友人去桐乡石门镇拜谒丰子恺故居,彼时缘缘堂修缮后对外开放也没几年,尚鲜有人知晓。我们一路辗转寻访,有的人甚至连丰子恺其人都闻所未闻。如今这种情况则不可能发生了,我想,丰子恺肯定是当地知名度最高的文化名人,说“妇孺皆知”绝对不会有问题了。记得那一次,我在缘缘堂买了好多册丰子恺的著作,其中有一套六集的《护生画集》,为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至今仍处在我书架上的显著位置。我查询资料一看,不料这套《护生画集》,竟是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最完整版的《护生画集》(六册)。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先生的代表著之一。全套六册共四百五十幅图,先后有弘一法师、叶恭绰、朱幼兰、虞愚书法配诗,其创作出版的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最初的缘起丰子恺已写过回忆文章,那就是在一九二七年秋,弘一法师云游途径上海,于丰子恺江湾永义里的家中小住。其时恰逢丰子恺三十虚岁生日,丰子恺正式皈依弘一法师,取法名“婴行”。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为了祝弘一法师的五十寿辰,丰子恺发愿欲创作护生画五十幅,并由法师于每幅画题诗五十幅,合成《护生画集》一册,此书正式出版为一九二九年,正好也是弘一法师虚岁五十寿诞。

所谓“护生”,用丰子恺的话说是:“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恶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在第一册的《护生画集》编选之时,弘一法师身在温州,但对于画集内容的选择和形式的要求,则几经揣摩,当时由丰子恺创作,李圆净居士负责编印,故弘一法师鱼书往返,对构图内涵、配字的大小乃至装帧的形式,皆详加叮嘱,如曰:“此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弘一法师是艺术全才,又当过编辑,所以其眼光独到,对编书出版都非常讲究,不容苟简。又曰:“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须多注重于末信佛之新学家一方面,推广赠送。故表纸与装订,应注意新颖醒目,俾阅者一见表纸,即知其为新式之艺术品,非是旧式的劝善书。”虽自己为出家人,但弘一的思想则非常开明,他喜欢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不愿意把这《护生画集》当做“劝善书”,而是要做成让读者乐于接受的艺术品。

《护生画集》出版后,在佛教界、文艺界以及社会的普通读者中流传,颇获佳评。丰子恺也对恩师承诺以后每过十年,创作一册《护生画集》,为老师的整十寿辰庆祝,画幅也分别递增,取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之意,直至百岁。所以至一九三九年时,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将六十幅护生画创作完毕,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文字。大师收到弟子的画稿后百感交集,虽来日茫茫,但护生之心永不停歇。他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收到此信,当即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时虽是抗战流离,自己也居无定所,但想到恩师之殷切期望,岂能辜负?然而,当《护生画集》第二集出版后才两年余,大师圆寂于泉州。越六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丰子恺为践前诺,再次着手创作第三集《护生画集》七十幅,并请叶恭绰为之题诗,为弘一师的七十冥寿纪念。也就是这一年,丰子恺初次与神交已久的广洽法师在厦门相遇,其后三十年,若无广洽法师的鼎力相助,丰子恺的《护生画集》要得以功德圆满,将六集出齐,真是难以想象也。

广洽法师俗名黄润智,一九〇〇年生于福建泉州的南安。童年时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后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二十二岁时礼厦门南普陀寺监院瑞等上人为师,瑞等上人为他取法名照润,字广洽。一九二八年冬,弘一大师南游时途经厦门,住在南普陀寺,于是,广洽法师始认识了这位曾经名噪艺林,如今是德高望重、持律严谨的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晚年在闽南期间颇多,广洽那时年轻,本着对大师仰慕崇敬,执弟子礼随侍大师,恭敬供养,朝夕请益。大师居南十余

年,也得力于广洽之照应,诸多生活琐事,皆委托广洽办理。广洽法名照润,弘一大师还为他改名普润。一字之易,使蕴意更甚。数十年后广洽回忆他随侍大师的一段因缘时,撰文记之:“衲以天假之缘,于大师三度弘化闽南之期间,亲侍讲席,每承耳提面命,慈海慈多,熏沐恩波,水流识海。曾在厦门南普陀养老院,每日常课授以其精选之读书录,日省录课文,亲自批注,要言不烦,语语殷切。”

随侍大师受教多年,影响了广洽法师的一生。一九三七年,广洽应剃度师瑞等法师之召,往新加坡龙山寺襄助瑞师弘化。一九三九年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开个人画展,以义卖所得支援抗战。广洽法师也踊跃支持,给徐悲鸿画展予以很大的帮助。其间为了给弘一大师祝六十寿辰,他还请徐悲鸿为弘一大师作画像一幅,为现代两位艺术大师接上了画像。此幅画像迄今仍保存在福建泉州开元寺的弘一法师纪念馆中,成为该馆弥足珍贵的藏品之一。

因弘一大师的因缘,广洽与大师的几位弟子自然也就从神交到至交了。在《丰子恺全集》的“书信卷”中,丰子恺致广洽的信收有一百八十九封,超过给幼子丰新枚的一百五十四封,是书信集中最多的一位,可见关系之密。以下这封信从内容看,应写于一九四六年,其时抗战结束,丰子恺正准备从重庆返回上海。虽信中表示日后欲赴北京定居,但事实上此念后来未有实现。这是丰子恺致广洽法师的早期书信,因他俩初见于一九四八年,故此通信时他们其实尚未谋过面。

广洽法师座下:

友人转来尊址,多承锦念,至感盛情。弟流离八年,故园旧业,尽成焦土。幸全家十人俱告无恙。今在渝候船,大约六七月可返上海,在上海小住,即随小儿(在北平图书馆供职)赴北平卜居。因南方旧业荡然,旧友亦少,故今后拟迁北方也。

弘一法师逝世已三年,可尊先生又于四月廿三日在沪作古,老成凋谢,可胜浩叹!新加坡情景如何?尚盼有以见告,赐示可寄“重庆保安路开明书店”。若弟离渝,该店亦能妥转也。顺颂

净祺

俗弟 丰子恺 叩 五月六日

丰子恺先生的书法很有自己的个性,书法初入门者往往看了不太适应,因为他走的不是二王那种秀美飘逸的一路,而是先从魏碑入手,如二爨、《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其后又得力于西晋书家索靖的《月仪帖》,此章草书风神凛然,骨力非凡,丰子恺写字用笔雄浑,笔笔稳重沉着,就像箭头钉入坚石似的,入木三分。他曾对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近来在习草书,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来作画,会发现画就有长进。如此书画参差交替,互为相长。”我们观丰子恺先生的书法,其实就是一幅画。他在章法上大小参差错落,敬正相间,线条小

则生涩凝练,利用行笔之节奏变幻,给人以非常耐看的韵味。

自从丰子恺与广洽法师结缘后,他俩则鱼雁不断,分劳奔走,一心以弘扬和纪念弘一大师的精神为己任。至一九六〇年,《护生画集》第四集八十幅以及朱幼兰居士书写的八十幅配诗业已完成,但苦于国内无法出版。为此远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获知后,立即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故《护生画集》第四集延宕至一九六一年初,在香港印制出版,后第五集丰子恺提前于一九六五年完成,曾任厦门大学哲学教授,也时常向弘一大师请益的虞愚居士配字,同样由新加坡广洽法师的菴菴院出版。

在丰子恺与广洽法师的频繁通信中,我们时能读到广洽对丰子恺的资助,尤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那时正是国内物资最为紧张匮乏的困难期,广洽法师深为理解国内之现状,几乎隔三差五地不断三十元、五十元地寄给丰子恺,有的是请丰子恺创作书画的润笔,有的是请人代为弘一大师扫墓的香火费,或是托丰子恺将《护生画集》的样书分寄诸友等,名义上是杂费和邮资,但实际上总是多给许多,其实就是找个理由资助朋友。为此,我曾请教过朱幼兰的公子、丰子恺研究会的朱显因先生,如今已入古稀之年的朱先生,曾皈依广洽法师为在家弟子,他告诉我说,广洽法师为人忠厚,非常敬慕像丰子恺这样的艺术天才,所以对丰子恺创作《护生画集》一事不惜以全力倾注心力与财力,以竟其成。广洽在给丰子恺寄款时,时常也会多寄一份,让丰另转给好友朱幼兰。回忆起这些往事,朱显因至今仍记忆犹新,并对广洽法师在那段艰难日子中的雪中送炭,尤为感激。

朱幼兰与丰子恺为至交,当七十年代初时,丰子恺身体逐渐衰弱,他自知时日无多,于是便提前秘密地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绘本,交朱幼兰保管。其时正值国内“文革”祸起,丰子恺白天挨批,绘画只能待夜深人静时。他曾与广洽法师信中说,“护生画”因与我们这里的“除四害”有冲突,故书不宜多寄来。还说“朱幼兰因写《护生画集》文字之故,犯有罪过,至今尚未雪清”等,种种话语均表明当时境况之艰辛。

丰子恺将画稿交给朱幼兰秘藏时对朱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他还想继续让朱幼兰配诗,但又怕连累,故只得暂且搁下。朱幼兰闻之当下表示了宏法利生,愿与之共担风险。所以,《护生画集》第六集仍为朱幼兰题字,然而,丰子恺却未能等到第六集的出版,于一九七五年黯然辞世。“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广洽法师从朱幼兰手里接过了《护生画集》第六集原稿,并在翌年十月,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全套一至六集,至此,《护生画集》在纪念弘一大师百岁生日之际,终于功德圆满。

广洽法师曾写有一篇《方外知音何处寻》的回忆文章,对丰子恺不惜以生命的代价践守师嘱,“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袭而退慢”,表达了至高的敬仰。当然《护生画集》的圆满出版,广洽法师也是居功至伟。而且,广洽法师还将《护生画集》一至六集的原稿收藏保存,并于一九八五年丰子恺逝世的十周年纪念日,悉数无偿捐赠给力浙江博物馆。说来这画集手稿的汇聚,也是缘分。《护生画集》至第四集起,均由广洽法师印制出版,故手稿也保存完好,而一至三集的原稿,早已散佚,再历经数十年来兵燹战火,其存亡真难以卜知。然而,奇迹还是发生,六十年代时期经查考获知,第一集弘一法师诗文稿以及第三集的书画手稿,均在大法轮书局苏慧纯居士之手;第二集原稿却在丰子恺的私淑弟子朱南田在上海旧货摊上发现,变卖了家中沙发后筹钱购得;后丰子恺发功苏慧纯、朱南田皆将原稿慷慨相赠于广洽法师,由于第一集画稿已失,丰子恺又将五十幅画重新绘制。于是,《护生画集》的所有原稿,都完璧归藏于广洽法师,可谓尽善尽美。当时,广洽法师惠寄千元港币,让丰子恺分出六百元以答谢苏、朱两位居士的割爱。丰子恺“平分秋色”,送苏、朱俩每人三百,“二居士皆坚不肯受,经弟子劝,方始领受”。这些真实的情景,均记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丰子恺致广洽法师的书信中,细心而有兴趣的读者,皆可自己去查看。

书协年会

1月26日,上海书协召开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按通知要求,各专业委员会及区县书协可推荐10位代表出席,但从到会情况看,已远远超出预计的人数,整个会场座无虚席,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热热闹闹地围坐一起,清茶一杯,互致祝福。此次“年会”简朴喜庆,寓意深远,而且活动现场频现亮点,比如:书协主席团成员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贡献出来作为活动的“奖品”;会堂大厅设置活动现场签名墙;主席团成员同台向会员“拜年”,恭贺新春;工作人员挎着一次成像照相机,免费为代表拍照留影等。高兴之余,有人说:这样的“年会”已有两年没有举办了,来年还举办吗?

《日新录》

上海书协公共微信平台从2月1日起,推出了《日新录——沃兴华一日一帖》,颇受关注。据统计,每日一个帖,阅读量达3至5千人左右。“沃兴华”这个名字不仅在上海乃至全国“书坛”都是比较熟知的。这个栏目开得好!而且作为一个学术专栏,用现在的时髦之语,也可谓“微学术”。他有话说,有大家想听的话,或者说,他的话可以让你说,你想说。谓之“学术”当然少不了“争鸣”,不同的观点有可能在此碰撞,但是,“争鸣”的前提应利于学术的进步,也更需要理性的思考。笔者曾在1990年购买过一本《储云沃兴华书画作品集》,至今保存着,偶而翻翻,也会产生一些想法。

你提建议我发奖

“你提建议,我发奖!”这是上海书协在微信平台上一条消息,目的是恭请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为书协的工作和发展出谋献策。短短几天,书协就收到了60余条意见和建议。广纳民意,不仅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也是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行动。经常聆听会员的所思、所盼、所忧,可以减少工作上的失误,少走一些弯路,当然,重要的是如何保持着这种作风,不断修复,不断完善。任何人或任何单位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失误,如何看待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举牌

收藏家刘益谦说:不要把艺术品看得很神秘,人家举你也举就对了,一张画如果有10个人举,我认为就是好画。近日,一朋友参加了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的艺术品拍卖会,感受颇多。他说,按照大藏家的说法,整个拍卖过程,就很少见到有一件作品10个人举牌的,不是这些“东东”不可靠呢?其实不可靠?主要看自己了解了多少?懂得了多少?有人说:看一件艺术品有多少人举牌,谁在举牌,还可以防“托”?又问:一件艺术品有两三个人或五六个人举牌就有“问题”吗?真的像那位教授说的:拍卖行的水深挺深的,深多少俺也不知道。对拍卖行有些事儿笔者也听到不少,也说不清楚,但仍然喜欢那一首歌《雾里看花》。

向经典致敬

去年底,中国书协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了一个“向经典致敬——王家新临摹历代书法经典作品展”,展览规格不低,沈鹏先生题写展名,张海先生撰写序言。何为经典?经典就是历经N多年,依然绽放着它魅力的光芒,触动着书家的心灵。这样高规格的展览日的很明确,就是要倡导“向经典致敬”,与经典对话,主动接受“经典”智慧的辐射。但在书法实践中,人们对待“经典”与所表现出来的言行并不是那么一致,也会犯点小毛病。一是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只要出版的碑帖都以为是“经典”;二是用了所谓大量的时间去临摹,但依然游走于书体的“表象”。还有所谓的“死临帖”,所谓的“陷入经典”等。“向经典致敬”没错,但我们更需要以诚恳的态度彰显“致敬”,看到临摹“经典”的经典和创作的“经典”。

闻一多的篆刻

《文汇报》“笔会”刊登了徐正濂老师撰写的文章《从任政的书法想到闻一多的篆刻》,同时,此文也在微信上热传。有人阅读后沉不住气了,说“胆子不小”,言下之意是说徐竟敢评价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的篆书篆刻究竟怎样?懂的人应该懂的,明白人应该明白。徐正濂老师的文风与他的印风相似,生辣、犀利、直率、耐人寻味。当下文艺评论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敢于“讲真话”而不是一味“讲好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够是表扬甚至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翻阅一下近年文艺评论,可以说以人来评价作品的比较多,以作品作为评价对象的少了,真正的文艺评论还是希望多一些诤友与伯乐。

“刻字”写进《工作报告》

四川省华蓥市政协将“创建省级刻字艺术创作培训基地”写进了2016年政协工作报告中,受到同道关注。现代刻字虽已作为中国书协展览三大项目之一,可仍有一些人对刻字艺术了解不够,并视为“冷门”。当然,刻字步入中国书协也就20多年,作为“国展”、“兰亭奖”也就几年,不理解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应看到它的发展“势头”,其发展速度可能是其他门类没有想到的,它已成为国际一个艺术交流平台,至今已举办了16届国际刻字交流展览暨国际刻字艺术大展。华蓥市政协将“刻字”纳入工作报告,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点个“赞”吧!

●蔡慧颖

减字木兰花
金庭济渡炉峰庙¹
西风挟了,
越地柏红黄叶路。
剥落门墙,
玄度家祠香绕梁。

雷公屯母,
菩萨大王风雨奏。²
台北台南,

金庭二章

粉墨春秋各自酣。³

- 1.该庙为东晋名士许询(云度)家庙。
- 2.此庙供奉多元。
- 3.主殿北,有旧戏台。

醉蓬莱

乙未秋重过右军祠,见庭梅依旧,双梨杳然,遂赋。
正苍苔骤雨,
嶺谷清秋,

过济南李清照纪念馆二章

鹊桥仙
大明湖畔,
扶疏竹影,
趵突泉前柳舞。
香飘丹桂入明窗,
人道是、
词宗曾住。

花开花落,

闲来闲去,
迷了武陵归路。
红鳞戏水跃西东,
犹记得、
荷花争渡。

点绛唇

金石千篇,
图书万卷归来赋。

舳舻江渡,
烽火皆成土。

聚散因缘,
负了分茶苦。

天意妬。

柳絮飞絮,
屈指须眉数。

剡溪“之”路。
瀑布山中,
拜过羲之墓。
老树新枝,
绿芽星点,
端个冲天赋。
识得庭梅,
双梨小小,
问今何处?

翠嶂重重,

湿云千片,
过五唼鸣,
过空语:
山洞洞洞,
溅石飞沙雾。
雨恋情痴,
碧玉横斜,
串串晶莹侣。
向午烟斜,
青山深处,
试依新羽。

猴

杨建文

悠悠水帘洞,
世外花果山。
山丹正顽猴,
神通天地间。



●海上刀郎

砚边微言

(二)

●李金河

不夜斋臆语(二十二)